

44.572
C2188

社会心理学 3

● 鳄鱼丛书

你的眼睛 告诉我

● 曾 平 著



10052882

序

有一些创作界的朋友，所以就有了把作家和作品放在一块儿阅读的便利。这便利自然激发了也限制了我所从事的批评，久而久之，连自己也闹不清，在研究一个文本的时候，老是联想到那个始作俑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虽然鲁迅有“知人论世”的明训，但当今的红学大家不是一个也不认得曹雪芹吗？

说起来，和曾平相识也八九年了，但怎么也想不起第一次见到他究竟是在哪里，什么时候，又有着一幅怎样的情景。这不怪记忆。显然，他不是那种能一下子楔入你印象的人，当然，也不是那种你能够随便忘却的人。

在一大群朋友中，他算得活跃、挺秀而随和，谁也和他吵不起来，谁也不对他设防。他似乎没有太深的苦恼，很少皱眉，也从不故弄玄虚，三十七八岁了，还总使人疑心是某部国产青春片里走出来的男角。让人感到亲切和信赖，使人产生愉快和轻松，在他几乎是一件理所当然又轻而易举的事情。你很难和他讨论严肃的、深奥的问题。看着他风风火火、潇洒来去的背影，你禁不住会兀自纳闷，这个思想、情绪和感觉仿佛永远会如此年轻的人，是靠什么力量把岁

月阻挡在门外的呢？

现在，曾平的第一个小说结集就要付梓了。不久以后，我们还将读到他的长篇纪实文学和白毛驴知青系列小说的集子。我不敢说这些作品已足以在星汉灿烂的当代文坛独领一路风骚，但作为十余年来文学追求的心血结晶，它们毕竟凝聚着一个人的爱和恨，喜和忧，生命和热情，感悟及发现。谁都知道，语言创造是一种非常艰苦而神圣的劳动，所以，每每在领略了一部有意味、有格调的作品之后，我们总会作家产生一股由衷的感佩之情，熟人也不例外。有时，甚至越熟稔、越切近的朋友，会越使你产生意外的欣喜。你会觉得，一个人心里藏着什么，真是不可预料。

然而，答应为曾平的这本书作序已有数月，我的诺言却迟迟没有兑现。转眼，便已到他交稿的最后期限了，我已无颜再拖。心下也奇怪，一篇小序，为什么如此难以下笔呢？当然，没有人会揪着领子要你就此作出交代，但这个“为什么”倒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提醒，使我不得不想一想，自己和作品所描写的世界、故事乃至人物，是否还存在着一定的隔膜呢？

是的，曾平塑造的是一个单纯而明净的、充满朝气的精神世界。虽然，这个世界也像现实生活一样有波折、有厄运、有失落，但它却从未被邪恶的力量所倾覆、所毁灭。在这里，正义、良知，还有无私的慰藉，

慷慨的帮助，总是像雨露一样滋润着悠悠岁月，像秤砣一样匡正着形形色色的偏斜的心灵。相濡以沫的老知青们滴血的深情，青年教育工作者太阳花一样晶亮的品格，白水河少女月辉般清冷而刚毅的声容，雕塑个体户充满韧力的奋斗和憧憬，还有，昔日恋人偶然相聚对的幽怨与旷达，失足者因受到信任的注视时升起的人性光芒，甚至当代大学生别出心裁的疯狂的生命冒险……都暗示着生活的美好和青春的信心！在这个富有活力的世界中，连阴影、污迹或斑点也是透明的、稚弱的，并不具有真正的威胁力或可怕的危险性。从根本上来讲，这个世界是由梦想和游戏、好意和温情构成的，在这里，善良意志作为青年人的主观真理，起着真实的唯一的支撑作用。

而我，显然已不再能完全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了。记得有一次与人打趣，人问我：今年究竟有多大？竟自答曰：20岁的幻想，30岁的脾气，40岁的身子，50岁的阅历，最后还得加上一条是60岁的悲伤。听起来像是念顺口溜，但那份累、那份苦、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也只有自己才能掂量得出。所以，在读曾平小说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有许多人生体验还不能溶入，有许多艺术感触还无法引申。大概，这就是由我来写这篇序的“误会”之处罢？事实上，如果把视焦对准青年，又着力简化了他们的生活关系和心理历程，总不免会使作品的内蕴显得旨向明确、

涵义单薄。而这一点，却最能让爱动脑筋的研究者（比如我）感到某种难堪。

但曾平的小说并不是专写给评论家看的。他有自己的追求。说不定，你觉得清浅、简单的地方，正是广大青少年朋友所喜爱、所叹赏的地方呢！比如，那洋溢着女性温馨气息的叙述视角，那内心独白与对白交叉进行的叙事文体，那明快、简捷又不乏缠绵与回旋的语流，不是也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审美诱惑力么？正如一个人不该强求另一个人，一首诗也不会反驳另一首诗，只要创作态度是真诚的、自然的，清浅又何尝不是一种清纯？而且，谁能认定，复杂就一定比简单好呢？

所以，尽管我们文学兴趣与曾平有差异，尽管这个“青春世界”尚难以提供深广的阐释空间，但我仍然受到了许多感动。而这种感动力，正是通常被我们称为“艺术”的那种东西的必备品质之一。

于是，我想对读者说：一份纯洁的向往，一种青春的寄托，会使那些饱经沧桑的心灵也感到一丝疼痛。

同时，我也想对作者说：能够这样描写人，能够这样看待生活，也许是另一种幸运。

王鸿生

1992年2月22日 凌晨

目 录

序..... (1)

1 - 1=3... .. (1)

在本届“ 锅会 ”上..... (16)

风，撩起淡绿的窗帷..... (23)

前面，急转弯..... (40)

我们..... (62)

芦花..... (87)

野外..... (104)

暖冬..... (130)

太阳花..... (147)

紫花地丁…………… (168)

你的眼睛告诉我…… (184)

野火…………… (200)

门上挂着一把锁…… (223)

今夜…………… (235)

告诉你，告诉我…… (245)

与我同行…………… (302)

走出夏天…………… (371)

后记…………… (430)

$$1 - 1 = 3$$

“不许说话！”我尽量粗着嗓子吆喝一声。大概他们看见我这紧绷的脸上两条本来弯弯的而现在一定是向上挑着的眉毛，还有那具有示威性的两只“刷子”，教室里顿时静了下来。我心里暗自笑了笑，两个晚上板着脸对着镜子的练习总算没有白费。我从县里一所师范学校毕业来到这偏僻的山村小学当教师，今天已经上任3天了。在家时，妈妈总是点着我的鼻子说：“玲玲呀，都22了，一天到晚总是笑不够，看你将来碰上调皮的学生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笑不就得了。来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板着脸，皱着眉，可是镜子里的那张脸总是不知打哪透出一丝笑意。练着练着，连我自己都噗哧一声笑了。后来我总结一条经验，练习时想一些生气的事，这样试了试，挺好。如今我相信我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了。看来，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对我这个班主任，还真有点望而生畏呢。

课堂练习交上来了，我开始提问昨天讲过的课。
算术课刚开，拣最容易的问吧。

“李小顺。”我看着点名册叫道。

“有……有。”一个瘦小的学生从教室最后边一张孤零零的桌子后站了起来。

“一减一等于几？”我提出问题。

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是又绷紧了，眼睛显示出极力思索的样子，又流露出一种恐慌的神情。其余的学生都扭头看着他，窃窃私语。我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走到他身边盯着他看了一眼，发现他的两眼像核桃一样又红又肿，两条鼻涕都快过“河”了，又被鼻涕溜上去。他浑身打着哆嗦，好像在发疟疾，可现在桃花才开，不是打摆子的季节嘛。他看见我一直打量他，忙把头低下。

我耐着性子又把问题重复一遍。大概他受不了我目光的逼视，终于喃喃地说：“3。”

我听了这回答，又气又急，大声问：“到底是几？”

“3。”声音更小了。我本能地后退一步。他是不是神经上有毛病？我忙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

学生们看着他，有的撇嘴，有的吐舌头，在哄笑声中，李小顺的头深深地埋了下去。

下午放学后，我看见李小顺了。他吃力地挥着一支大扫帚在打扫教室前边的清洁区，他的身子和那扫帚一比显得更瘦小了。他每挥一下就要停一会儿，

用袖子在脸上一抹。该他们小组值日？可是昨天我见他在这儿扫地。我急忙走上前去抓住扫帚说：“我来扫。”他看了我一眼，拽回扫帚，用沙哑的声音说：“应该俺扫。”“为什么？你昨天不是扫过了？”我惊奇地问。他没有说话，只是用力地挥着扫帚。我退到一边，暗想，别看他脑子笨，可手脚挺勤快，课堂上对他不好的印象消去了一半。我没话找话地说：“小顺，谁让你这样做的呢？”我猜想他的回答一定是堂皇的，不是党就是雷锋叔叔，因为我见过一些学生学习不怎么的，可嘴头子特别上得来。没想到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你不说，我偏要问，我又重复一遍。半晌，他才粗声粗气地说：“俺爹。”这样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他爹？他爹是什么人？我的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反正不是党员就是干部，要不然就是个苦大仇深的贫农代表，因为在农村，他们最有觉悟，教养出来的孩子也一样。可是他的脑子怎么这样不开窍呢？

他扫完地，正要走，听见我叫他，迟疑一下，低着头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他穿一件黑色的对襟小棉袄，上面两个扣子没有扣。下身穿一条黑棉裤，膝盖地方滴溜着棉絮。脚上趿拉着一双大而破的黑棉鞋。他不时用袖子在脸上一抹，算是手巾。

我记得我们老师在讲心理学这门课时说过，要解决思想问题，对不同的人要进行不同方式的启发

诱导。我看看小顺，又看看身边的小树，纵身一跳，从树上折下一根小树枝，声音尽量放得和蔼一些，对他说：“小顺，你看我手里有一根树枝，对吗？”

他的眼睛闪了闪，点点头，不明白我要做什么。

我突然一扬手，树枝打我手里飞出去。“我手里还有树枝吗？”我启发他。“没有。”他很正确地回答。“那么一减一等于几呢？”“零。”他的声音迟疑一下，答案总算说对了。我很得意地搓了搓手说：“你上课时为什么说等于3呢？”“我？”他的头低了下去，突然又抬了起来，两只眼睛睁得很圆，直直地盯着我，所答非所问地说：“杨老师，一个人死了还能活过来吗？”我笑了，不加思索地说：“傻瓜，人死了再也不能活了。”他脸上出现一种很悲哀的神情，但马上就消失了。他着急地问：“一个人死了还有没有呢？”我不由被他这重复的问话问住了，他脸上那种神色叫我害怕。我迟疑一下说：“傻孩子，一个人死了，就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当然是没有了。”“那么他身上的一切都没有了吗？”我诧异地盯着他那黄瘦的脸，觉得他提的问题蹊跷，我想了想，郑重地说：“当然了，他死了，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李小顺点点头，那直直的眼光变得柔和一点了，脸上甚至透出一种期望的神情。他歪着头想了一下说：“他戴的帽子也没有了吗？”

谁？什么帽子？我的心格登一下，但没有考虑那

么多，连忙说：“你们这里还是土葬，把死去的人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帽子戴上，往……”我打住话头。这时我发现小顺的嘴角有些笑意，嘴唇微微地张着，兴奋的脸色有些发红。他急急忙忙地说：“他的帽子装到棺材里，旁人不是可以不戴了吗？”

“这倒不一定，也要看情况。帽子是遗物，懂吗？就是死去的人留下的，可以留给自己的亲人做纪念……”“什么是纪念？”小顺急忙打断我的话。“纪念就是……”我思索了一下，“比方说吧，我爸爸在越南牺牲了，留给我们的遗物就有一顶穿了两个弹孔的帽子，每次看见这顶帽子，我就想起了爸爸。”

“你爸爸是……”小顺又一次打断我的话，紧张地问。红红的脸上有一种极为复杂的表情。

“桥梁工程师，在一次抢修被敌机炸断的铁路桥时，他……”我说不下去了。

小顺点了点头，手在眼睛上抹了一下。我不知道他对这两句话的概念是否理解，但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极崇敬的。可他问这个干什么？这个疑问连同课堂上那道算术题一块翻了出来，我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好奇心，轻轻地问：“小顺，告诉老师，出了什么事？”

他的嘴唇动了动，但马上又摇摇头。我看着他那红肿的眼睛说：“谁欺负你了吗？”他没有回答。我想起昨天上课时他兴高采烈的样子，又说：“你昨天不

是很高兴吗？”这句话好像触动了她，他抬起头，明亮的眼珠朝我一闪，轻轻地说：“李大年死了。”

“李大年？”我似乎听说过这个名字，忙问：“他是谁？”

“俺爷。”他的脸色由红变黄，又变白。我暗暗吃了一惊，心剧烈地翻腾起来。这么说，昨天高兴是因为他爷爷死了，今天他不高兴该不会是因为他爷爷又活了吧？我不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刚才的一点好感又跑到爪哇国去了。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又问他：“生病死的？”

“药死的。”他唏溜一下鼻涕，毫无表情地说。

我猛地抓住他冻裂的双手：“吃什么药？”“杀老鼠的药。”他冷漠地回答。我火了，用力摔开他的手，几乎是叫着说：“你，难道你是从天上蹦下来的？没人性的东西！”我竟骂开他了。

我的激怒并没有使他惊慌，他咬着牙说：“嗯，俺恨他，俺全家都和他划清界限。”

我后退一步，吃惊地打量着这个不知什么原因晚上学都已10岁的男孩，突然想起了什么，忙问：“你们家什么成份？”

“地主。”他的头像遭霜打的红薯叶一样蔫了下来。虽然这两个字轻得像蚊子哼，但是好像一只大爆竹在我身边炸开，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啊！想起来

了。我刚来的那个下午，正赶上大队陈支书到学校作什么报告。会后他特地找到我，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村里阶级斗争的情况，说村里的地主只剩一户了，对，就叫李大年，还说人虽不多，能量很大，要注意斗争新动向等等。怎么还是老一套？我心里嘀咕开了。目光在墙上那幅“同心同德搞四化”的宣传画上停留下来，特别是“1980”那四个通红的字，突然使我鼓起勇气打断他的话。我轻轻笑了笑说：“陈支书，咱村离北京真是太远了。”他愣了一下，忙说：“就是，就是，咱这老山沟到北京，隔了多少山，多少水，交通又不方便……”他突然不说了，盯着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我狡黠地笑了一下，说：“噢，我说呢，怪不得别的地方地富分子的帽子早摘了，咱这地方……”他又愣了一下，哈哈地笑了：“你这鬼妮子，”从他嘴里喷出一股酒气，声音也扬了起来，“摘帽？恁便宜？解放前的账都不算了？阶级斗争还抓不抓？没有他们，要我这个共产党员干什么？啊？”说着，他的手在他那件崭新的“的卡”制服的前襟上拍得咚咚响。不知是酒力的作用，还是怎么回事，他那微微发红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好像我就是要求摘帽的地主分子一样。我急忙后退一步，不服地说：“现在应该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再说，他们……”“不老实，堵资路那阵子，他家偷养鸡。他俩儿子会盖房，到处腐蚀干部、群众，还有……”他的嘴干咂一下，“几次到县里告我的状，

说我不给他们摘帽。”说着，他摸出一封信，朝我扬了扬，“别的地方老子管不着，这地方，哼……”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反感。这时，门外有人叫他，他也许感觉到他的失态，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用关怀的口气说：“杨玲同志，你还年轻。政策，我比你懂，向左转，保管吃不了亏。”走出门，他还撂了一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看着他那摇摇晃晃的背影，心里想，他是真醉？还是假醉？可是没想到，仅隔一夜，李大年就死了，这下子阶级斗争怎么抓呢？帽子不给人家摘也自动掉了。我想起陈支书那唾沫横飞的样子，感到有些好笑，同时也感到一丝莫名其妙的快慰。可是猛地又看见李小顺，想起刚才那些话，心中又有一股说不出的烦恼。只见他一步一晃走到墙根，抄起一只烂粪筐，里面有一些粪，低着头，趿拉着鞋，慢慢地走了。这时，我似乎有点明白李小顺昨天高兴的意义了，可今天又怎么了？

吃过晚饭，我坐下批改作业。改到李小顺的作业时，本子是自己订的，各色纸都有，更多的是正面已经写过字又翻过来用的，字写得很工整。那道一减一的算术题后面，有几处橡皮涂抹的痕迹，但还可以隐约看出前面是个“0”，后面是一个歪歪斜斜的“3”。我可以想象出他做这道题时思想上是有过斗争的，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他本来很清楚的概念变得这样糊涂呢？他脑子有毛病吗？一点也没有，下午和他的谈

话可以证明这一点。相反，他有些话倒像是大人说的，这么早熟的孩子还不多见。我沉思着。李大年，地主，帽子，和那道一减一等于三的算术题有什么联系吗？这几个问号在我脑子里碰来撞去。我望着桌上那盏灯跳跃的火苗，再也坐不住了，索性穿上大衣，围上头巾，默默走上通往村外的路。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桃花的清香，虽然早已是春天了，可一早一晚冷得厉害。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看见街心出现一个蹒跚的小黑影，老远就听见脚下的鞋发出踢拉踢拉的响声，还不时夹杂着唏溜鼻涕的声音。李小顺，我马上认出他来。他大概也看见我了，身子向路边的黑影里一闪，双手在胸前抄着，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低着头，仿佛没有看见我。

我轻轻叫他一声。他那瘦小的身子明显地一哆嗦，头也没有抬，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杨……杨老师。”

“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月光下，我看见他的双肩耸了耸，两只胳膊抱得更紧，好像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慌慌张张地说：“没事，出来转转。”转转？我才不信呢。我上下打量着他。他似乎受不了我的逼视，肩膀上下一抽，哭了。这一下倒把我弄得措手不及，我急忙走上一步，弯下腰，想安慰他几句。这时我才发现他怀里抱的是两个酒瓶，还散发着一股酒

香。我不由得说：“请客？”小顺没有回答，只是不情愿地点点头。我明白了，忙问：“你爷爷埋了吗？”他摇了摇头。“没埋请人干什么？”我纳闷了。小顺迟疑一下，小声地说：“请陈支书、李营长他们。”啊！糖衣炮弹！多年的政治教育突然使我警觉起来，我本能地后退一步，仿佛小顺怀里那两个酒瓶子会随时向我射过来一样。他们会去吗？陈支书那滔滔不绝的讲演好像又在我耳边响起，这个疑问我马上给否定了。

李小顺抬头看看我，大概从我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恶意，又迟疑一会儿，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原来前几天陈支书不知从哪儿弄到他家写的上告信，他爷爷就又被以“翻案”的罪名批一顿，回来就病了。小顺他爹到医院拿了药，可是老头子没吃拿回的药，倒把家里的老鼠药吃了。

我心里一哆嗦，忙问：“你们家还有什么人？”“俺爹、娘、姑姑、叔叔、我、小妮，小妮是俺妹。”“平时你们对你爷爷好吗？”“好，他对俺们也好，他疼俺。”小顺突然打住话，几乎是嚷着说：“不！俺恨他，谁让他当地主，谁让他当……”他又开始抽泣了。

我看着小顺，叹了一口气。我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小顺又说了：“爷爷一死，我上去就把贴在他床头那张纸揭下来了。”“纸？”我呆住了。

小顺抽出一只手，在裤腰里摸索一阵，掏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我接过来，凑着月光，仔细地辨认